

壁壘分明、征戰不斷的「雙胞胎」：

論文化研究與社會學的論辯

吳彥明*

論文摘要

《成為「日本人」》這本文學批評的著作在學術圈的曖昧定位揭示了它隱含的跨學科性，這不僅再現了一個文化研究現象的徵候；更重要的是，在本文的脈絡下，它更突顯出另一種徵候，意即社會學對於文化研究某種不知名的嫌惡。本文無意（目前也無法）針對此現象進行細緻的知識社會學或知識系譜學的整理回顧，而是試圖把兩者之間的齟齬問題化，嘗試論證這樣的對立關係是意識形態上的，而非實質上的。若比較它們在知識觀、政治觀、方法論或是學術生產，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在所謂的「向文化轉」之後，其實並沒有想像中的如此對立。換句話說，文化研究與社會學的關係其實是爭執不斷的雙胞胎。在文章的最後部份，我以清華大學社會所作為一個個案來說明，社會學與文化研究之間的差距並沒有在清大持續發酵與再生產；反而，我看到的是兩者之間的差距逐漸在模糊不清。

*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生。E-mail: mouminkimo@gmail.com

壹、書評的書評

這篇文章是整理於一份閒置已久的課堂報告，報告的要求是挑選任一週的閱讀讀本進行書評寫作，我選的即是荆子馨的《成爲「日本人」》，除了我個人對國族認同的議題曾有高度興趣以外，更關鍵的是，這本書陰錯陽差地成爲另一個討論議題的阿基米德點。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或許相較於周婉窈與陳培豐同樣也是討論皇民化時期的博士論文，主題相近的《成爲「日本人」》是有點顯得不堪一擊，但它仍是一本頗有趣的書。而這個「有趣」(serendipity)，就我的淺見，是必須建立在它作爲一個徵候，而不是它的論證內容。而這個徵候又可以區分爲兩個面向。

首先，這本著作是由學術定位爲文學批評的學者所著述的，但卻是由同校的社會學博士候選人所翻譯的（鄭力軒現爲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更有趣的是，這本書目前已累積了至少十三篇的書評回顧（這是一個頗驚人的學術現象）以及一篇的訪談對話稿（由身兼作家與傳播學者的柯裕棻進行訪談），這當中有兩篇是繁體中文的書評回應，是由兩位台大與政大歷史所的博士候選人所撰寫的，其他日文、英文書評的學科定位爲歷史（四篇）、區域研究（五篇）、民族學（一篇）、文學（一篇）。可見歷史與區域研究的學科比較容易注意到荆子馨的這本書，但弔詭的是，僅有一篇文學學科相關的期刊來加以評論，而這位書寫書評的韓國籍金教授的學科訓練卻是歷史¹。因此嚴格來說，荆子馨的這本書在學術版圖上是相當曖昧不明的，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本書本身就是一個文化研究的現象**，甚至在某種程度也再現了政治學、歷史學、文學與文化研究之間的矛盾性。

其次，這也引發了第二個有趣的現象，如果這是一本探討日治時期的國族認同議題，那麼爲什麼沒有社會學的書評介紹？或是，社會學界是怎麼看待這本著作？幸運的是，修課同學（包括授課老師）超過半數就是社會學界的行動者，他們的課堂討論就是很具代表性的社會學書評。然而，幸或不幸，從中我發現的是，課堂同學對於荆子馨毫不留情的「無差別式」攻擊；以及，背後所透露出一個更大的知識社會學上的問題，也就是社會學與文化研究的扞格。因爲有不少同學將《成爲「日本人」》貼上文化研究的標籤並加以抨擊，例如一位同學曾說到：「這本書包含了文化研究**所有的缺點**」，另一位同學也表示：「荆子馨這本書就如同**大多數**寫的不怎麼樣的文化研究作品」。

綜上所述，很清楚地，本文的書寫目的並非針對《成爲「日本人」》的實質內容。畢竟連陳光興以及金教授都開了金口並拍胸脯推薦，我再繼續錦上添花也

¹ 這位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歷史系韓國籍金教授更表示這本書的二、三章是他所能觸及任何語言的文獻中，討論有關日本帝國下的殖民意識形態發展與實踐中最令人激賞的部份，他甚至說道：「光看這兩個章節就值回票價」（Kim, 2003：198）。陳光興也曾在《去帝國》的一個註釋表示此書的第三章是他目前看到有關皇民化「最深入的理論討論」。

是重複嚼舌根；並且，已經有那麼多關於這本書的書評，我也不再用拾人牙慧，反芻早就被指出的優點或缺點，並偽裝成是社會學式的書評回應，因為那並不是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我的目的，反而可以說是撰寫書評的書評。但陷於書寫把握度的考量，我所針對的書評並不是已出版的那些書評，而是課堂同學的 memo，意即第二個徵候。

大部分同學都點出這本著作與文化研究的選擇性親近關係，我雖不否認，但如果過度將《成為「日本人」》想像成文化研究的代名詞更是沒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完全的門外漢觀點（cf. Grossberg, 1993；McGuigan, 2006）。更重要的是，我認為社會學優於文化研究這樣的回應是偏頗的刻板印象，甚至是虛假的意識形態，而且缺乏社會學的論證依據。易言之，在知識社會學的脈絡下，這也就是著名的 *Mannheim's Paradox*。

貳、開場白

Morris（1996）曾形容文化研究對於學術圈的震撼力為「轟隆隆的炸彈聲」（boom），但我以為，它其實反而像是原子彈引爆後落下的輻射塵，人人唯恐避之而無不及。為什麼文化研究總是與許多傳統學科產生辯論？或是，更極端地，如此地受到憎恨呢？例如文化研究與政治經濟學在 1995 年有場著名的學術辯論（見馮建三，2003），而人類學甚至也曾喊出「文化研究會導致人類學的滅亡」這樣有點危言聳聽的口號（see Wade, 1996）。除此之外，英國文化研究從草創時期就一直在社會學與文學批評的夾縫中裏外不是人²，它雖有社會學的問題意識，但總被社會學認為不夠科學；它雖也運用了文學批評的方法論，甚至所謂的 *Founding Fathers* 就有兩位是文學出身，但卻被傳統的文學批評認為其分析的對象（流行文化與勞工階級文化）正是他們所嗤之以鼻的，這樣的作為不啻淪為知識份子的叛徒（Hall, 1980：22；Hall, 1990：13）。或許文化研究就像是瘟疫一樣，或是 H1N1，傳染力很強，但過度的恐慌或是防衛心反倒掩飾了真正的問題所在，H1N1 再強，影響力也不及一般的流行性感冒，愛滋病再恐怖，也沒有癌症如此致命與普遍，一旦遮蔽了雙眼應面對的現象，反而會造就批判力的盲點。

但我想，應該再也沒有一個學科像社會學如此般地與文化研究不對盤，儘管已有部分學者認為社會學與文化研究應相互借鑒各自的優點長處（see Couldry, 2010；Crane, 2010；Jacobs, 1998；McLennan, 2002, 2006；Inglis, 2007；Goodwin & Wolff, 1997）。早在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成立之初（1964）就曾收過兩封來自社會學界的警告黑函（Hall, 1980：21）。而在學術逐漸專業化與科層化之際，兩者之間的齟齬與對立更是白熱化，甚至已成為一種意識形態上的對立，這樣的情形實在很難讓人忽視或遺忘（McLennan, 1998；McLennan, 2006：chap.2）。

² 套句 Connor（2003：210）的話則變成：「英國文化研究是誕生於重視測量與描述研究客體但卻疏於批判之功能論學派的社會學以及陷於病態地着迷主觀價值與區辨的文學批評這兩者輻輳的夾縫之間」

尤其是在文化研究逐漸變得炙手可熱時，社會學反倒成了舞會中無人邀舞的壁花時更發明顯 (Hays, 2000 : 595)。Paul Gilroy 在一次訪談中就認為社會學也因此對文化研究產生了妒恨感，他尖銳地指出：「在社會學領域之中，像在其他領域一樣，有一股強烈的妒恨，自認為所有這些環繞文化與其複雜性的論辯都是社會學家早已知道或實踐過的東西。我認為那是在胡扯 (I think that's bullshit)」(Smith, 1999 : 18)。並且，他提到在他所任教的系所 (金匠學院社會學與文化研究系) 欲招募新成員時，馬上就會出現一種在每個機構或系所中都經常出現的衝突對立，「這些人是文化研究陣營的，我們才不要他們！」(ibid)。

不僅如此，兩邊陣營各自隔空喊話的情形更是不絕於耳。對於社會學界的行動者而言 (例如 Schneider, 2004)，一提到文化研究馬上聯想的就是後現代主義式的相對主義 (McLennan, 1994 : 28 ; 轉引自 Morley, 1998 : 488)³。例如社會學家 Michael Schudson 就直接點名表示，喜好無病呻吟與過度詮釋的文化研究不過只是隻「紙老虎」(Schudson, 1997)。或是有學者稱之為「米老鼠學問」(Mickey Mouse scholarship) (Kemp, 1992)。Rojek & Turner (2000) 甚至表示文化研究只不過是虛有其表、裝飾性的社會學 (decorative sociology)。就連澳洲文化研究學者 Turner (2003 : 159) 在他那本被喻為英美世界最好的文化研究入門書也是這樣說道的：「無庸置疑地，在許多地方已證實了，社會學的確是英國文化研究發展的基石」。因此並不意外，(泛) 社會學的陣營會認為應該是文化研究要向社會學多多學習才是 (Morley, 1992, 1998 ; Schudson, 1997 ; Wood, 1998)。但另一方面，Barrett (2000 : 19) 就表示：「我不同意社會學是索然無趣的，但它逐漸變得越來越無趣了」。Wolff (1992 : 710) 也認為：「問題在於，主流社會學…不願承認文化與再現在社會關係中的構成角色」。因此 (泛) 文化研究陣營反倒認為應該是社會學才要向文化研究討教幾招才對 (Denzin, 1999 ; Hays, 2000 ; Lee, 1999 ; Martin, 2006 ; Seidman, 1997 ; Webster, 2006 ; Wolff, 1999)。

而除了在英國與美國的學術圈以外，日本 (Ishita, 2002)、加拿大 (Morrow, 1991)、法國 (Shiach, 1993)、北歐 (Alasuutari, 1999) 與德國 (Göttlich, 2007) 都相繼有學者或期刊專刊針對文化研究與社會學之間的關係進行學術論辯，台灣的學術圈在這方面卻是噤聲許多。台灣的文化研究社群與社會學界自始自終沒有明確的、或檯面上的交集，交惡我想也不至於 (希望如此)。就我所能搜尋到的文獻資料來看，台灣社會學界首次與文化研究進行公開對話應該是在 2005 年東吳大學的一次小型討論會，標題為「對望：轉動社會學與文化研究的變貌」(見《東吳社會學報》二〇〇五年第十八期的會議紀錄逐字稿)，但這次的對話不僅是過於友善的，同時也是不完備的。但就如同 Hall (1980) 所言，要去完整追溯一

³ 這完全無視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在 1986 年第十卷第二期關於文化研究與後現代之間論辯的專刊。原因不難推敲，我想就如同 Grossberg (1997 : 401, n13) 所言，此份批判導向的期刊受美國主流學術圈所忽視的程度極高。在台灣更是如此，從王振寰等學者 (2006) 關於期刊評價的國科會研究中可以發現，此期刊根本沒有出現在評價名單之一就是一個例子，這再次驗證了 SSCI 的影響力

個學科的起源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欲的。換句話說，要能完整呈現文化研究與社會學在台灣的對話歷史或接合關係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這是一篇有些蹩腳的知識社會學研究，旨在突顯出現象，而非解釋現象，目的在於嘗試填補在台灣社會學學界對於這段對話的空白。而我也將僅針對英國與美國的學術脈絡來說明，這不僅牽涉到語言隔閡的差距，更牽涉到更複雜的知識社會學或系譜學的問題⁴。除此之外，我會在文章的最後一部份試圖以清華大學社會所作為一個個案，來說明社會學與文化研究之間的對立關係與其說是一種虛假的意識形態，不如更可以說是曖昧不明。

參、壁壘分明、征戰不斷的「雙胞胎」⁵

在學術論辯上佔了上風，但卻失去了文化(we are winning the argument but losing the culture) (轉引自 Carey, 1997: 2)。

文化研究與社會學在學術上的價值與意義究竟孰優孰劣？他們之間是一種競爭的零和關係嗎？然而，更好的提問我想應該是，為什麼會存在著這樣的對立關係？這種關係是必要的嗎？試想，社會學的發軔是伴隨著資本主義與現代性這樣的歷史情勢，它是一套理解社會變遷以及評估其後果的一套專業學科；而文化研究的發軔則是在戰後面對經濟衰退、百廢待舉以及美國流行／學術文化入侵的英國，這群知識份子逐漸躊躇不安，急欲理解「英國」到底該何去何從，換句話說，與社會學並無二致，文化研究也是一套智識介入的政治方案。但對於社會學者來說，文化研究就像是一個定義不清的空符徵，也是一個徘徊在學術殿堂中且揮之不去的幽靈，它不是實質、確定的，而是模糊不清的⁶。但仔細想想，社會學這個曾被自然科學所挑剔還不夠科學的學科，在草創之際是擠在自然科學（尤其是生物學）與心理學的夾縫中，從涂爾幹、韋伯、齊美爾以降，甚至是到了二十世紀的 Elias 與 Bourdieu，念茲在茲地且焦慮地都還是試圖為社會學正名與定位，畢竟相對於其他人文科學（歷史或文學），社會學都還顯得稚嫩與不成熟。

⁴ 有興趣的人不妨可以參考一下來自法國學術圈的林志明教授與來自德國社會學背景的黄聖哲老師在研討會中的兩段話。林志明表示：「在法國，我覺得文化研究跟社會學比較有關連，或是說文化理論跟社會學比較有關連」；黄聖哲則說：「德國的社會學把文化研究的取向，不當伙伴，也不當做文化社會學的一部份，而是當作挑戰」（見《東吳社會學報》二〇〇五年第十八期 p.166, 174）。

⁵ 此標題乃瓢竊自 Inglis (2007) 的文章標題，重點不在於征戰，而是「雙胞胎」。

⁶ 著名的文化研究學者 Ien Ang 曾在髮廊洗頭時被詢問到從事於何種職業，她回答說「教授」。洗頭小妹繼續追問，是教什麼呢？她回答，「文化研究」。在「喔~」的一聲之後就再也沒有對話交集了 (Ang, 2005: 477)。這似乎意味著 Ang 她自身意識到的學科尷尬，以及與研究對象過於疏遠，總以為了解人們，但人們卻絲毫不了解文化研究是什麼。但社會學我想同樣也好不到哪，我也可以以我個人的親身經歷來作例子，幾年前的暑假我正在準備考汽車駕照，跟我同教練的女同學在休息時跟我聊了一會兒，她先問道我的職業，我一本正經地回答說我準備要念博士班，驚訝之餘她繼續追問我說是念什麼，我小聲地回答說「社會學」，她在似懂非懂「喔~」的一聲之後回答我：「是社工系喔，嗯」。這樣的經驗我想絕不只發生在我身上。

除此之外，與文化研究相似的，我認為沒有一個學科像是社會學如此般地會在內部存在著不小的對立與衝突，可以衍生出例如像是文化社會學、文化的社會學、歷史社會學、經濟社會學、宗教社會學與政治社會學等如此眾多的次領域，但它們對於社會的想像以及診斷卻是有可能相衝突的。Dawe (1970) 早在四十多年前就指出，社會學界中是有所謂的「兩種社會學」(two sociologies)。當然更不消說，至少在台灣的學術脈絡下，標榜維護社會正義與公平的社會學，其實在學術專業化與資本主義化的機制下，卻也成了另一個充滿學術對立與角力的場域（見葉啓政，2003；顧忠華，2005；湯志傑，2008；或 Chang, 2005）。

我的立場是，文化研究與社會學儘管不必然是雙胞胎，但也不必如此劍拔弩張，存在於兩者之間的不應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扞格，反而是一種曖昧的親近關係。Bourdieu (1993) 說的很好，不同知識之間的對立關係或甚至是社會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對立關係，並不是純粹智識邏輯上的問題，而是一種社會學意義上的問題。我試著先舉幾個生活上的案例來做個暖場。美國社會學者 Ben Carrington 在逛書局時曾詢問服務員哪裡可以找到社會學相關的書籍，那位店員回答說：「社會學…屬於文化研究」(Carrington, 2006: 275)。這乍聽似乎覺得有些訝異，但如果有機會到圖書館隨手翻閱一些出版商的書單 DM 來看，例如 Sage 等大出版社，社會學與文化研究也是擺放在一起的。還有一個例子也頗有趣的，前些日子我正抱了一疊書要去圖書館還書，在宿舍電梯中遇到一個資工所的外籍生（非裔交換學生），他順手拿起裡頭唯一的一本英文書，念了書名：*Life and Times of Cultural Studies*，然後問我是哪個系所的，我回答社會所，他點點頭說：“Yeah...that’s what I expected”。一個資工所，而不是人文相關系所的外籍生，是這樣看待社會學與文化研究之間的關係。你說奇怪不奇怪？

但無庸置疑的是，文化研究與社會學兩者，至少在英國與美國的學術版圖上，總是存在著許多曖昧不明的關係。有趣的是，文化研究與社會學之間的關係在英國與美國剛好是倒轉的（inversion）。

首先，在英國的脈絡下。Urry (1995) 指證歷歷地表示，英國社會學是一隻「寄生蟲」(parasite)，鄰近學科反而餵飽滋養了它，或如 Calhoun (1992) 所言，再也沒有一個學科像社會學一樣，擁有如此般的跨學科特質。Marsh (2005: 392) 甚至直言，跨學科與跨途徑本來就是「社會學的樂趣之一」(按：當然也可以說是宿命)。這點或許可以將文化研究與社會學列為同病相憐的夥伴。Webster (2006: 93) 也認為最有成就的社會學家都是來自於其他領域，甚至對社會學最有貢獻的都是來自於其他學科的人。這點連已故的當代社會學大師 Elias 也深表同感 (Elias, 1994: 131)。但更弔詭的是，就英國的社會學學術社群來說，文化研究反倒成了它養分的重要來源之一，例如 Baron (1985) 就提到，英國社會學在 1960 年代末之前受限於美國社會學的結構功能論，而是從文化研究那吸汲到英國在地文化的問題意識。或以 Webster 的話來說即是，「[文化研究所引發的]『向文化轉』幫助填補了英國社會學的空白，我認為這在社會學的社群中已獲得廣泛的認可」

(Webster, 2006 : 90)。這裡指的正是 Raymond Williams 經典的文學批評著作 *Culture and Society* 以及升級版的 *The Long Revolution* 與 Richard Hoggard 的 *The Uses of Literacy* 所造成的學術效應，這三本在 1950 年代末期至 1960 年代初的著作正好填補了英國社會學在批判力量中的嚴重缺席。Hall 直接了當地就借用了 Perry Anderson 的論點表示，「當英國社會學根本不存在時…對提出這些有關文化的問題時，文學批評的運作就像是一個錯置的場域」(Chen, 1996 : 402-403)。

在七〇年代之際，Urry (1995 : 38) 繼續指出，「假使我們注意到英國社會學學會的研討會，則 1978 年針對文化與意識形態所展開的辯論，大致上反映出符號學、精神分析與新葛蘭西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經驗觀點」。而這裡所謂的新葛蘭西學馬克思主義其實就是 1970 年代以 Hall 為首的 CCCS (see Eldridge, 1990)。而在回顧七〇年代 CCCS 的運作歷史時，Hall (1980 : 21) 更表示他們是以一種社會學式的提問來詰問社會學，或是，「我們以擊退社會學家理所當然的社會學來突襲社會學」(Fending off what sociologists regarded sociology to be, we raided sociology.) (Hall, 1990 : 16)。就連當代影響力很大的法國社會學家 Bourdieu 也是 Raymond Williams 與政經大家 Garnham 在八〇年代一起引進英國學術圈的(see Lewis & Miller, 2003)。

但風水輪流轉，CCCS 最後吸納了於 1988 年被撤系的社會學系並更名為文化研究與社會學系 (CSS)，跟交大社文所有異曲同工之處，但卻於 2002 年 7 月底因為 RAE 評鑑分數不高的原因被伯明罕校方快刀斬亂麻地裁撤掉了，而更名為傳統的社會學系 (see Webster, 2004)。也就是說，CCCS 學派思潮徹底在伯明罕大學消失了。不過這並不表示文化研究的灰姑娘傳奇就此打住，Hall 在離開 CCCS 之後於 1979 年任教於 Open University 的社會系並且被任命為英國社會學學會的主席。他表示：「文化研究不應概念化為一種學科…當我被任命為社會學系主任時，我說道，現在社會學也不是一門學科了，我很高興去以教授的身份來教授它」(Hall, 1990 : 11-12)。雖然他退休時是以 Open University 社會學教授的身分退休的，但他從不自認為社會學家，他的博士學位是文學，最後則是接受英國人類學系最重要的科系之一的東方與非洲學院所頒授的榮譽教授頭銜 (Hartley, 2003 : 123)。但看看當代社會學大師 Giddens 是怎麼說的：「英國社會學可以提供一窩具備世界級名聲的學者，例如 John Goldthorpe, Steven Lukes, **Stuart Hall**…」(Giddens, 1996 : 6)。除此之外，另一位研究搖滾樂的英國文化研究健將 Simon Frith 雖是拿社會學的學位，但卻是在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拿到英文系教授職的 (Frith, 1998 : 3)。而目前也相當著名的文化研究學者 Tony Bennett 不僅是拿社會學的博士學位，他的學術實踐也是在 Open University 的社會系(see Jin, 2008)。或是看看英國頂尖一流的社會學系，例如 Lancaster、Goldsmiths、Manchester 等，無論就師資背景、課程、學程或是學位授予都有文化研究這一項目 (Webster, 2004 : 861)。

其次，遠在大西洋的另一端的美國，大約是在八〇年代末期，文化研究的思

潮也開始傳到美國的學術圈中。然而，美國的文化研究並沒有明確的 Founding Fathers (嚴格來說只有 James Carey 一位)，所以它的智識源頭更是相當多元的，例如法蘭克福學派以及歐陸的後／結構主義，當然，還有英國的文化研究 (Ohmann, 1991)。更重要的是，在美國，傳播學科 (以及教育學領域) 是第一個接受並提供英國文化研究空間得以發展的學科 (see Grossberg, 1997)，這方面的問題更牽涉到傳播學與文化研究在美國的接合以及其隨後引發的問題，這邊就不再細談 (詳見吳彥明，2010；Lee, 2005；Pooley and Katz., 2008)，我主要關心的還是美國社會學圈與文化研究的複雜關係。

對於美國的社會學界來說，「文化」這個主題其實對於他們來說一點也不陌生，例如派深思、高夫曼等都有加以探討 (Gray, 1996)。尤其在所謂的「向文化轉」的學術浪潮下，美國的社會學界也開始將「文化」此概念重新問題化 (see Friedland & Mohr, 2004)，只不過跟英國的脈絡不同的是，受到韋伯的「文化科學」(cultural science)、Geertz 的詮釋人類學、芝加哥學派的符號互動論以及 Dewey 的實用主義很大的影響，美國的社會學界自己逐漸發展出一套獨特的文化研究。Alexander 與另兩位學者就回應了他們所想像的英國文化研究，他們很明確的指出 *Cultural Studies* 這本書儘管標榜文化研究的不確定性或開放性，但整體參照的對象仍是主要以 Hall 與 Marx、Gramsci 為主的鉅型敘事，過於強調社會中的權力與衝突面，而忽略了社會世界中文化意義的可能性，亦即它們提供的文化分析視野是狹隘的，過度政治化的。他們甚至直言，美國的文化研究是以涂爾幹、韋伯與派深思的社會學理論為主軸 (Sherwood, Smith & Alexander, 1993：374)。

而比較可以辨識出來的是文化的社會學 (sociology of culture) 或是新興的文化社會學 (cultural sociology) 這兩個主要的學術潮流，前者可以說是由法蘭克福學派以及 Raymond Williams 或是更之後的 Bourdieu 所引領的學術思想，就這點而言，前者與英國文化研究是關係匪淺的 (see Crane, 1994)。但相較於前者，後者目前則更是在美國學術界大鳴大放，著名的行動者為 Jeffery Alexander 以及 Norman Denzin 這兩位學者。以 Alexander 為名的學派 (Alexander school) 是承繼涂爾幹的社會學遺產，甚至 Alexander 學派的文化社會學更自認為文化研究 (Alexander, 1988, 2003；Edles, 2002；Emirbayer, 2004；Thompson, 2004)。而 Denzin 則是符號互動論學派的文化研究 (Becker & McCall, (eds)1990；Denzin, 1992, 1999)。

至少經過上述簡略的說明，讀者多少可以理解到，無論是在學術強國的英國或是美國，文化研究與社會學之間的關係並非可以輕易地劃上等號，但也絕非如磁鐵正負兩極那般的絕緣與相斥。而是，一種曖昧的，或是基於人性般的「愛·恨·嗔·癡」鑲嵌在它們兩者的知識圖譜之中。

肆、清大社會所，or 清大社文所？

那麼台灣呢？根據張荳雲 (2007) 所執行的國科會計畫「社會學門」熱門及

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結案報告」，社會學界中「文化」研究的表現也相當耀眼，自 1990 至 2005 年，共有 5 個年度為當年度出版論文中所佔比率最高或次高的研究主題，在 1993 年有 12.5% 論文數與其相關，1998 年也有高達 11.5% 的論文比率與「文化」相關。在關鍵詞分析中，「文化」研究的比率雖保持穩定，但歷年來的比例僅維持在 5% 至 10% 左右，以論文數文分析的圖表中，則可以看出文化研究其實一直為社會學家所重視⁷（張笠雲，2007：9）。而在台灣的學術界中，除了《文化研究》與《中外文學》等兩大期刊之外，最清楚的展現具有介入社會政治運動，又有嚴謹學術要求，包容不同學科領域的對話，更強調知識實踐而屬於文化研究性質的團體，應該就是一九八八年創刊的《台灣社會研究季刊》⁸（*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劉紀蕙，2001：6-7）。

除此之外，根據劉平君（2000：54）的整理發現，台灣的文化研究多來自於傳統社會與人文學科系所，文學相關的科系就佔了 51%，傳播相關科系則佔了 29%，社會學科為 8%。這個數據是 1999 年的數據，可能會有一些變動，但我相信就社會學的數據上應該是會有微幅的上昇。例如我們可以發現不論是中研院或各大專院校的社會學系都有老師的教學興趣與文化研究有關，並且台灣的文化研究學會理事名單也可以發現不少是具備社會學的背景。一些具體的例子像是，目前執教於交大社文所的朱元鴻教授是拿社會學博士學位的，大半的學術生涯也是在東海社會系，但卻也是台灣文化研究的推手之一。清大社人所畢業的王志弘教授為台灣文化研究學會的前任理事長，同樣的，楊弘任教授的研究興趣也有文化研究。而早在二十多年前，謝國雄教授其實是台灣傳播學術圈第一位撰寫出與文化研究直接相關的碩士論文，更別提他經常推薦的好書 *Learning to Labor* 也正是文化研究大將 Paul Willis 的成名之作，它目前也正是社會學界相當重視的一本書，是資本主義與勞工（動）研究的經典讀本。除此之外，他指導的碩士生邱花妹也曾明確地表示她的碩士論文是以「文化研究」作為研究取徑。

而清華社會所於 2008 年 2 月 24 日與 25 日在大溪龍珠灣舉辦為期兩天一夜的「卓越教學工作坊」中，李丁讚老師就觀察到：「這幾年，整個社會學有式微的情形，或至少沒有成長，而文化研究則不斷興起…文化研究能夠快速回應眼前的社會現象，帶領議題，這是晚進台灣社會學所欠缺的。社會學應該用文化研究的好處補足他的缺點，藉此回應台灣社會現況並且豐富社會學的理論」（見《台灣社會學通訊》第六十三期，頁 14-15）。

從以上這些瑣碎的資料看來，清大社會所與文化研究之間的微妙關係是一個有趣的現象。除了上述一些與清大社會所關係匪淺的學者曾或隱或顯地成為文化

⁷ 但我認為這裡的文化研究其實並不是本文討論脈絡下的文化研究，而是在社會學研究中偏向文化的研究主題。

⁸ 我知道並不能把《台社》直接貼上標籤說這是一份道地地地的社會學期刊，但無論就此刊的編輯委員或是投稿者，有不少是具備社會學的背景或是在社會學系所任教，上述張笠雲（2007）所執行的國科會計畫也將此期刊列為台灣社會學門之中。而根據鄒婉如（2006）的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還是台灣社會學相關博碩士論文寫作時最常被引用到的學術期刊。因此不可不謂，或很難否認，《台社》就是一個社會學想像／實踐與文化研究接合的場域。

研究的行動者，還可以發現「台社」作為台灣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園地其實也與清大社會所淵源頗深，之後也因為陳光興的關係以及緊臨交大社文所等原因而與其他三校合作建立台聯大文化研究學程。而以下這段博士班招生廣告是我從清大社會所網站所摘錄的：

策略：一方面，重新思考並建立社會學的核心課程，包括基礎理論的訓練，以及社會學史和社會史的陶冶，厚植學生的學術根基。另一方面，透過所外，含院內、校內、系統內以及其他各種資源的整合，將原來的四大領域進行聚焦調整，分別建立五個學程，並以模組化(modular)的形式，要求每位博士生完成一個主修學程、一個副修學程，以充實學生的專業能力。五個學程包括如下：...〔中略〕『文化研究』學程：「文化研究」的學科發展承接了二十世紀以來幾個重要的思想發展，例如詮釋學，符號學，精神分析，馬克斯主義，女性主義，性別研究，後殖民論述，多元文化論述等。這些具有批判力的人文思想都跨越了學術機構的學科體制局限，除了引發各個學科的「文化轉向」之外，並直接刺激了「文化研究」的發生與成長。文化研究在高等教育中展開，有其必要性，原因是：後/現代社會的文化議題都具有模糊多面的性質，因此教育者必須帶領學生學習整合的批判思考模式，打破現有分科的僵化體制，對於知識進行重新建構的工作並正面迎擊多元文化、族群、性別、身份認同、權力、意識形態、與科技社會的新倫理等等新興文化議題。我們將結合清華、交大和中央三校資源，成立跨校性的『文化研究』學程。

甚至清大人社院學士班也有文化研究的學程。所以清大社會所的學術氛圍或多或少都被植入文化研究的氣息，相較於其他學校（或許東海例外）更有文化研究的種子，但是否之後有枝葉茂盛的景況或許可以從清大社會所的學術產出來一窺究竟。

清大社人所與 1998 年獨立的社會所至今共產出 313（117+196）篇博碩士論文，直觀來看，與文化研究相似的，可以發現研究主題真的是「什麼都有、什麼都不奇怪」，如果忽略指導教授或畢業科系的話，我們實在很難明確分辨出其中某些論文是隸屬於社會學學科的。只要讀者透過博碩士論文檢索系統對比分析如台大或政大的論文產出，清大的論文遠不如後兩者的「那麼社會學」。扣除在社人所時期為人類學論文取向的論文之後⁹，在清大社會學學術領域中產出的碩士論文則為 255（59+196）篇（見【附錄一】）。那到底自 1998 年獨立之後的清大社會所有沒有「更社會學」呢？我透過「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做了一個概略調查，將查詢的指標鑑入「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Marx（參考文獻）」之後得

⁹ 我在這裡使用的指標是（至少一位）指導教授是社會學訓練或任職於社會學系所的背景，也因為如此，例如王志弘教授的碩士論文指導教授為夏鑄九與陳光興，因此不列入計算之中。

出 20 筆資料，改鍵入 Weber 則為 21 筆資料，Durkheim 則為 14 筆，Bourdieu 則為 37 筆，Goffman 為 15 筆，Polanyi 為 13 筆，Elias 為 11 筆，Simmel 為 10 筆，有趣的是，當鍵入 Foucault 之後竟是 41 筆，數量為 Marx 與 Weber 的總和。如果改成中文關鍵字的話則為，馬克思為 20 筆，韋伯為 30 筆，涂爾幹為 8 筆，傅柯或傅科則共有 16 筆。雖然我並沒有精確地計算重複的筆數，但兩相疊集之下，或許我們可以在清大社會所看到一股「向傅柯轉」(the Foucauldian turn)的趨勢。

但在此之外更顯著的是，碩士論文寫作的主題有逐漸向文化轉的傾向（先不考量中國研究組在清大社會所的設立），這些碩士論文我在【附錄一】以★作為標記；先聲明一點，我的分類方式並非相當嚴謹且客觀的，我大致上是以論文題目、摘要以及參考文獻作為分類的指標。從那些被我主觀標示出來的碩士論文來看，大致上有兩個趨勢。首先是政治、經濟、性別、宗教等傳統社會學的研究方向並沒有相當顯著的消失，而是，在這些傳統的社會學研究下，有關文化、認同、性／別、身體等微觀的取徑逐漸增加，特殊或邊緣的社會現象越來越浮出檯面，成為研究生選擇的研究議題（例如同性戀）。換句話說，傳統大寫的政治社會學研究是有減少的趨勢，但小寫的政治（性）社會學的研究則是越來越顯著增加，這或許也可以說是「向傅柯轉」的一種學術效應。其次，則是更突顯出李丁讚與宋文里這兩位教授的重要性，可以發現有★標記的論文很大一部分是由宋文里¹⁰與李丁讚兩位教授所指導的，由前者的歷年授課大綱來看其實可以發現並非「那麼的」社會學，而後者的教學方向也逐漸朝向微觀或是身體等相關主題。假以時日，畢竟學術累積都是有其傳承關係與延續性，我相信★號會越來越多的。

張茂桂曾分析了台灣社會學界在歷經七○至八○年代的「中國化」之後，於九○年代開始出現「本土化」的學術浪潮（see Chang, 2005），但或許從清大社會所的例子來看，延續、深化或轉化這股「本土化」的浪潮更可能就是所謂的「文化化」的學潮。「本土化」所反映的是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的社會轉變，而「文化化」可能反映的則是媒體資訊娛樂化（infotainment）、消費時代、研究世代差異與個人風格的社會變遷（發生在文化研究的趨勢則可見 McGuigan, 2006）。但目前，就我個人的觀點，知識生產與社會結構的關係並不必然是相映的，也非純然無辜的，反倒還有許多複雜的中介因素。而這也正是台灣社會學界目前要正視的問題，重點不在於宣示社會學必須具備的研究範型，而是突顯社會學所不可迴避的跨學科性，如何在學術開放以及學術疆界中保持「社會學性」（sociological-ness）以及「對話性」。

¹⁰ 宋文里教授曾被人稱為是文化研究學者！在二〇〇一年「文化研究方法論與學程規劃座談會」上他表示：「我並不認為自己所作的研究，或是我的思考方式都可叫做文化研究。但今天在這裡發言，應該是說：至少有點關係吧！我過去曾以幾種迂曲的方式作過一些有關宗教的研究，可是後來有一位評論者，他指著我說：「你作的不是宗教研究，而是文化研究。」當別人指稱我在做什麼東西時，他可以用「文化研究」這個帽子替我戴上。我覺得很奇怪，因為我沒辦法自稱是這樣，可是當他來稱呼我時，卻可以是這樣。所以我相信他人大概有一個印象，或者是，至少有一個假設，就是有一個叫做「文化研究」的東西存在」。

http://www.ncu.edu.tw/~eng/csa/journal/forum_3.htm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 王振寰、張卿卿、宋麗玉（2006）。《社會學門（社會學、社會福利與工作、傳播學）國際學術期刊評比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NSC94-2412-H-004-023-）。台北：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所。
- 吳彥明（2010）。〈橘逾淮爲枳？從新聞／傳播學科論文化研究在台灣〉，《思想 15—文化研究：游與疑》，頁 103-128。臺北：聯經。
- 張苙雲（2007）。《社會學門「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結案報告》。（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NSC 94-242-H-001-012-B9414-2、NSC 95-242-H-001-003-B9414-2）。台北：中研院。
- 湯志傑（2008）。〈本土社會學傳統的建構與重構—理念、傳承與實踐〉，謝國雄（編）《群學爭鳴：臺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頁 553-630。台北：群學。
- 馮建三（2003）。〈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對話〉，《傳播與管理研究》，2（2）：97-104。
- 葉啓政（2003）。〈台灣社會學的知識—權力遊戲〉，《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報》，35：1-34。
- 鄒婉如（2006）。《臺灣社會學門碩博士論文專業養成的知識來源（1998~2005）》。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平君（2000）。〈文化研究的「翻譯」：從英國到台灣〉，《新聞學研究》，64：33-72。
- 劉紀蕙（2001）。〈文化研究與台灣狀況〉，「『文學方法論的回顧與展望』—台灣外國文學與比較文學發展的一些困境」，台北：台灣大學。
- 顧忠華（2005）。〈論社會科學的開放性與公共性〉，《臺灣社會學刊》，35：1-21。

英文部分

- Alasuutari, P. (1999). Cultural studies as a construct.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 (1), 91-108.
- Alexander, J. (2003). *The Meanings of Social Life—A Cultural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lexander, J. (Ed) (1988). *Durkheimian sociology: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g, I. (2005). Who needs cultural research? In P. Leistyna (Ed.), *Cultural Studies—From Theory to Action* (pp.477-483). MA: Blackwell.
- Baron, S. (1985). The study of culture: cultural studies and British sociology

- compared. *Acta Sociologica*, 28 (2) ,71-85.
- Barrett, M. (2000) .Sociology and the metaphorical tiger. In P. Gilroy, L. Grossberg and A. McRobbie (Eds.) , *Without Guarantees —In Honour of Stuart Hall* (pp.14-20) . London: Verso.
- Becker, H. S. & McCall, M. M.(Eds)(1990).*Symbolic interac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ourdieu, P. (1993) .*Sociology in Question*. London: Sage.
- Calhoun, C. (1987) .Sociology, other disciplines, and the project of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life. In T. C. Halliday & M. Janowitz (Eds.) , *Sociology and Its Publics* (pp.137-195) . Chicago and London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arrington, B.(2006).Decentering the centre: cultural studies in Britain and its legacy. In T. Miller (Ed.) , *A Companion to Cultural Studies* (pp.275-297) . MA : Blackwell.
- Carey, J. (1997) .Reflections on the project of (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 In M. Ferguson & P. Golding (Eds.) , *Cultural Studies in Question* (pp.1-24) . London: Sage.
- Chang, Mau-kuei. (2005) .The movement to indigenize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aiwan: origin and predicaments. In J. Makeham & A-chin Hsiao (Eds.) , *Cultural, Ethic, and Politic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Taiwan —Bentuhua* (pp.221-260) . New York : Palgrave.
- Chen, Kuan-Hsing. (1996)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In D. Morley & Kuan-Hsing Chen (Eds.) ,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pp.392-408) . London : Routledge.
- Connor, S. (2003) .What can cultural studies do? In P. Bowman (Ed.) , *Interrogating Cultural Studies* (pp.207-217) . London: Pluto Press.
- Couldry, N. (2010) .Sociology and cultural studies: an interrupted dialogue. In J. R. Hall, L. Grindstaff & Ming-Cheng Lo (Eds.) , *Handbook of Cultural Sociology* (77-86)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Crane, D. (2010) .Cultural sociology and other disciplines: interdisciplinarity in the cultural sciences. *Sociology Compass*, 4 (3) ,169-179.
- Crane, D.(ed) (1994)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Emerging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MA: Blackwell.
- Dawe, A. (1970) .The two sociologie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1 (2) ,207-218.
- Denzin, N.(1999) .From American sociology to cultural studies.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 (1) ,117-136.
- Denzin, N. (1992)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MA: Blackwell.

- Eldridge, J. (1990) .Sociology in Britain: a going concern. In C. G. A. Bryant & H. A. Becker (Eds.) , *What Has Sociology Achieved?* (pp.157-178) .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Elias, N. (1994) .*Reflections on a Life*. UK: Polity Press.
- Edles, L. D. (2002) .*Cultural Sociology in Practice*. MA: Blakwell.
- Emirbayer, M. (2004) .The Alexander School of cultural sociology. *Thesis Eleven*, 79,5-15.
- Friedland, R. & Mohr, J. (2004) .The cultural turn in American sociology. In R. Friedland & J. Mohr (Eds.) , *Matters of Culture – Cultural Sociology in Practice* (pp.1-6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rith, S.(1998) .Literacy studies as cultural studies – whose literature? whose culture? *Critical Quarterly*, 43 (1) ,3-26.
- Giddens, A. (1996) .*In Defence of Sociology*. UK: Polity Press.
- Goodwin, A. & Wolff, J. (1997) .Conserving cultural studies. In E. Long (Ed.) , *From Sociology to Cultural Studies* (pp.123-149) . MA: Blackwell.
- Göttlich, U. (2007) .Die soziologie der cultural studies. *Osterreichische Zeitschrift fur Soziologie*, 32 (4) ,3-13.
- Gray, H. (1996) .Is cultural studies inflated? – the cultural economy of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C. Nelson & D. P. Gaonkar (Eds.) , *Disciplinary and Dissent in Cultural Studies* (pp.203-216)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 Grossberg, L. (1997) .Toward a genealogy of the state of cultural studies. In L. Grossberg, *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 :Essays on Cultural Studies*(pp.272-286) . Durham, N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 Grossberg, L. (1993) .The formations of cultural studies – an American in Birmingham. In V. Blundell, J. Shepherd & I. Taylor (Eds.) , *Relocating Cultural Studies* (pp.21-66) . London : Routledge.
- Hall, S. (1990)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risis of humanities. *October*, 53,11-23.
- Hall, S. (1980)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entre : some problematics and problems. In S. Hall, D. Hobson, A. Lowe & P. Willis (Eds.) , *Culture, Media, Language :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1972-79* (pp.15-47) . London : Unwin Hyman Ltd.
- Hartley, J. (2003) .*A Short History of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 Sage.
- Hays, S. (2000) .Constructing the centrality of culture and deconstructing sociology.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9 (4) ,594-602.
- Inglis, D.(2007) .The warring twins: sociology, cultural studies, alterity and sameness.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20 (2) ,99-122.
- Ishita, S. (2002)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Japan sociology: an introduction.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Japanese Sociology*, 11 (1) ,2-5.
- Jacobs, M.(1998).*Take music for example: a more productive move from sociology to cultural stud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 Jin, Huimin (2008) .The intellectual genealogies and possible futures of cultural studies: an interview with Tony Bennett. *Cultural Politics*, 4 (2) ,161-182.
- Kemp, S. (1992) .‘Let’s watch a little how he dances’--performing cultural studies. *Critical Quarterly*, 34 (1) ,36-50.
- Kim, Kyu-Hyun.(2003).Book Review.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25,197-199.
- Lee Keehyeung (2005) .Beyond the fragments: reflecting on “communicational” cultural studies in South Korea. In J. N. Erni & Siew Keng Chua (Eds.) , *Asian Media Studies* (pp.116-135) . MA : Blackwell.
- Lee, O. (1999) .Social theory across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cultural studies and sociology. *Sociological Forum*, 14 (4) ,547-581.
- Lewis, J. & Miller, T. (2003) .Introduction. In J. Lewis & T. Miller (Eds.) , *Critical Cultural Policy Studies : A Reader* (pp.1-9) . USA : Blackwell.
- Marsh, D. (2005) .Sociology and cultural studies at Birmingham and beyond—a respond to Frank Webster. *Cultural Studies*, 19 (3) ,388-393.
- Martin, R. (2006) .The renewal of the cultural in sociology. In T. Miller (Ed.) , *A Companion to Cultural Studies* (pp.63-78) . MA : Blackwell.
- McLennan, G. (2006) .*Sociological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 Palgrave.
- McLennan, G. (2002) .Sociological cultural studies: the question of explanation. *Cultural Studies*, 16 (5) ,631-649.
- McLennan, G.(1998).Sociology and cultural studies: rhetorics of disciplinary identity.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11 (3) ,1-17.
- Morley, D. (2000) .Cultural studies and common sense : unresolved questions. In P. Gilroy, L. Grossberg & A. McRobbie (Eds.) , *Without Guarantees —In honour of Stuart Hall* (pp.245-253) .London : Verso.
- Morley, D. (1998) .So-called cultural studies: dead ends and reinvented wheels. *Cultural Studies*, 12 (4) ,476-497.
- Morris, M. (1996) .Banality in cultural studies. In J. Storey (Ed.) ,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 (pp.147-167) . London : Arnold.
- Morrow, R. A. (1991) .Introduction: the challenge of cultural studies to Canadian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 Anthropology*, 28 (2) ,153-172.
- Ohmann, R.(1991).Thoughts on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ritical Studies*, 3 (1) ,5-15.

- Pooley, J. and Katz, E. (2008) .Further notes on why American sociology abandoned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8 (4) ,767-786.
- Rojek, C. & Turner, B. (2000) .Decorative sociology : towards a critique of the cultural tur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4) ,429-648
- Schneider, M. A. (2004) .Cultural studies as *fin-de-siècle*. In R. Friedland & J. Mohr (Eds.), *Matters of Culture--Cultural Sociology in Practice* (pp.140-15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udson, M. (1997) .Paper tigers – a sociological follows cultural studies into the wilderness. *Lingua Franca : the Review of Academic Life*, 7 (6) ,49-56.
- Seidman, S. (1997) .Relativizing sociology: the challenge of cultural studies. In E. Long (Ed.) , *From Sociology to Cultural Studies* (pp.37-61) . MA: Blackwell.
- Shiach, M.(1993)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work of Pierre Bourdieu. *French Cultural Studies*, 4 (12) ,213-223.
- Sherwood, S. J., Smith, P. & Alexander, J. (1993) .The British are coming...again! The hidden agenda of "Cultural Studies".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2 (3) ,370-375.
- Smith, M. (1999) .On the state of cultural studies – an interview with Paul Gilroy. *Third Text*, 49,15-26.
- Thompson, K. (2004) .Durkheimian cultural sociology and cultural studies. *Thesis Eleven*, 79,16-24.
- Turner, G. (2003)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 An Introduction (3rd edition)*. London : Routledge.
- Urry, J. (1995) .Sociology as a parasite: some vices and virtues. In *Consuming Places* (pp.33-45) . London: Routledge.
- Wade, P. (Ed) (1996) .*Cultural studies will be the death of anthropology*. UK: Group for Debates i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Department of Social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 Webster, F. (2006) .Sociology, cultural studies, and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In T. Miller (Ed.) , *A Companion to Cultural Studies* (pp.79-100) . MA : Blackwell.
- Webster, F. (2004) .Cultural studies at, and after, the closure of the Birmingham School. *Cultural Studies*, 18 (6) ,847-862.
- Wolff, J. (1999)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8 (5) ,499-507.
- Wolff, J. (1992) .Excess and inhibition: interdisciplinarity in the study of art. In L. Grossberg, C. Nelson & P. Treichler (Eds.) , *Cultural Studies* (pp.706-718) . N.Y. : Routledge.
- Wood, B. (1998) .Stuart Hall's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problem of hegemon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9 (3) ,399-414.